

小連漪的光華

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戀

(下)

● 周谷（美國華府中國現代史研究所主任）

自殺謀殺千古之謎

「亞若去世的前一天，還生氣盎然、充滿了活力。前一天傍晚，她應邀赴一場晚宴，午夜返家後，感覺腹痛不適，第二天早上進醫院治療，卻就此一去不返，死在醫院裡。」

「亞梅與桂家兄妹也都同樣認為，亞若並非自然死亡，他們懷疑，亞若是遭人謀害致死的。」

亞若去世前一天下午，桂輝來訪，兩人談了一會兒，亞若告訴亞梅，說她要到友人家赴宴，叮囑亞梅帶好大毛毛，然後離去了。直到夜裡很晚了，亞梅才聽見三姊亞若返家的聲音。她從房裡走出來，一看嚇了一跳。面色蒼白的亞若東搖西晃，說不出話來，她掙扎進房，倒在床上，臉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，大姊與亞梅忙著找家中的急救藥品，要亞若服用。折騰了一夜後，第二天清早，亞若又痛苦得雙手抽筋，緊抓著床單。亞梅忙著照料雙胞胎，不記得三姊是如何被送往醫院的。只知道，到了下午，竟然傳來消息，說亞若已經病逝省立醫院了。亞若逝世當天上午，桂昌宗前往看她，談到她的地位未定，不禁黯然神

傷，淚水滿眶。

「幾分鐘之後，一位王姓醫生拿著針筒來了，先試著注射亞若的右手臂，沒法插進血管，繞過床，替她在左手臂打了一針。亞若揉著手臂上打過針的地方，看著醫生跨出病房門沒幾秒鐘，突然尖叫一聲：『哎呀！不好了！』她對著桂昌宗大喊，說自己眼前一片漆黑，看不見任何東西，隨即昏迷過去。」

「桂昌宗嚇呆了，他奔出病房找醫生，護士聽到他的呼喊都趕了過來，一時房中人聲吵鬧、腳步凌亂倉促。有位醫生說要使用冰塊，吩咐桂昌宗趕快到街上去買一袋。在街頭上四處找尋了二三十分鐘，總算買到一袋冰塊了，桂昌宗趕回亞若的病房，只見床邊都是人，擠不進去，他踮起腳也看不見床上的亞若。正惶惶然間，他早先熟識的省立醫院院長走到身邊，交給他一張病危通知單，他還記得，單子上寫著的病危症狀，是「血中毒」。

「院長沒有做進一步解釋，桂昌宗也慌了手腳，幾分鐘後，人群散去，醫生宣布急救無效，亞若已逝，屍體要送往太平間冰存。」

亞若死後，桂家兄妹及章氏家屬皆人人自危，深恐遭到牽連，紛紛逃匿。儼然宮廷謀殺的再版，令人心寒。

亞若「最後的晚宴」係赴邱昌渭家之宴，據前中央日報記者王康在中國時報報導（刊七九、二、八），邱昌渭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，其妻周淑清為教育學碩士，兩人學識淵博，古道熱腸，邀亞若赴宴，絕無問題。邱昌渭十餘年前病逝台北，周淑清老太太則健在，現居美國，王康曾向其求証，經老太太以太史公的筆法回信給他說：「……當慘劇發生之前夕，章（亞若）午夜徒步來訪，使我驚訝萬分。翌晨六時接其房東陳太太電話，謂其返寓後，突患重病，我於下午四時趕至醫院，正當其彌留之際，當即電劉尊一（潘宜之太太）同劉雯卿（她的詩友）準備辦理善後事宜。省立醫院同警察局都隸屬民政廳，殺吾（邱昌渭號殺吾）以職責關係，理應照料，但他已出外視察未歸只好由我代辦。由劉尊一電蔣請示，彼云：『就地從速下葬。』我們照辦。從此空留一坏黃土與遺憾矣！慟哉！雙胞胎曾認劉尊一為義母，桂林緊急撤退時，潘著交通部

掛車（鐵路車廂）一輛疏散家屬，彼電請毅吾照料該車廂。章家老小六、七口即隨該車同我們逃出桂林。彼等在南丹抑或獨山下車已記不清楚。亞若長兄當時任貴州某縣縣長，親來接往任所安頓。關於潘宜之之死於昆明，彼患神經衰弱，精神恍惚症將一年不治而逝。右手麻木，不執筆已將一年，潦草歪斜錯亂，敬請諒宥。」

由此信可確知一事，即亞若由邱家返回住處後翌日突告猝死，至於死因為何，邱太太亦莫名其妙，認為不可思議。

邱老太太另外口述經由作者執筆紀錄的兩文中（中外雜誌七十九七月號總二八一期，及十二月號總二八五期）否認與章亞若交情莫逆，也否認蔣經國曾託邱昌渭照顧章亞若，她說邱昌渭僅是基於職責（時任廣西省政府民政廳長）代為照料一切。因為醫院及警察局皆民政廳管轄業務。當時邱氏在在外地視察，邱太太只好出面代為料理，所以亞若的身後事宜，諸如墓地、棺木及運葬車輛安排都是邱老太太經手。

邱老太太回憶，蔣經國與邱昌渭僅有數面之緣，並非熟到可以託孤的朋友。而她與章亞若當年在桂林沒有經常見面，更非無話不談。僅雙方都是潘宜之（時任交通部政務次長）夫人劉尊一的朋友，只有兩次正式聚談，都是潘太太邀請的。平時偶有見面打招呼寒暄而已，根本沒有深交。至於章亞若去世前夕為何突訪邱家，她到現在仍想不出理由。

死因探討人言人殊

邱老太太又說潘太太劉尊一，不是簡單人物，早期在上海與她的首任丈夫何洛同均是共產黨員，潛伏秘密活動，清黨時被捕，何某遭槍斃，她因長相漂亮，為潘宜之救下，後來兩人結為夫婦。但潘為國民黨要員，兩人思想南轅北轍，婚後經常爭吵，直到潘氏病亡。但劉曾是雙胞胎的乾媽，章亞若的密友，所以中共佔據大陸後，劉曾因大受批鬥，身受長期迫害，迄今流落北平，攜女開飲食店渡日。

由於背景複雜，章亞若死因探討，更是人言人殊，莫衷一是。自稱當時身在桂林的前中央日報記者王康指她死於自殺。

他認為亞若產子後，為兩子前途著想，亟欲獲得合理的名分與地位，可能平時就在經國跟前極力爭取，而經國必曾應允，所以才有欲攜亞若面見毛太夫人的計劃，可惜未曾實現而毛太夫人凶亡。（遭日機炸死）只好擱置，爾後經國對「正名」一事一再無積極表示，亞若在失望之餘，才想到犧牲自己保護兒子，往訪邱府本來想向邱昌渭說出「肺腑之言」，然後自殺。適逢邱氏公出，話無由說出，歸來沮喪已極，才在未留遺書的情況下自行了斷。

王康自承這是他「大膽的假設」，不過，這項假設過於大膽，缺乏「小心的求證」，首先不合情理的是蔣邱並無深交，亞若生死關頭怎會想到邱氏？她假如真想一吐塊壘，依常情必先向親人哭訴，當時在她身邊的有她的四妹亞梅，幼年玩伴成年同學的桂輝，這兩人都未傾訴，退而求其次也會想到在桂林新交的好友女詩人劉雯卿

（時在邱太太周淑清任校長的中山中學作國文教師），亞若因雅好詩詞，甫到桂林即與之相交莫逆。再不然也會想到雙胞胎的乾媽潘太太劉尊一，甚而房東陳太太也與她交情非淺。這些人均非她傾訴的對象，偏偏想到僅數面之緣的邱昌渭，實在不合情理，因而王康的推斷斷第一點即站不住腳。

再以一個母親來說，最難割捨的是親生骨肉，亞若產子甫滿月，兩兒羸弱，瘦如小貓，正需母親妥為照顧，怎會捨之而去？不錯，亞若曾捨過唐門的兩個親子，但彼時他們已長大，已可自立，且有祖母照料，而她正值青春少女，來日方長，因而毅然遠離，尋找自己的未來，但據名記者周玉蕊文中報導，亞若雖離唐家，但心繫兩兒，經常書信慰勉，贈贈物品，有時也返回唐家攜同玩耍，可見並未棄置不顧，而她的做法正是正常母親的作為。而在桂林才生雙兒，母子連心，而實際上的父親遠在天邊，又有政治上理由，不能公然相認，在此情況下，試想做母親豈會以「自殺」作手段，迫使情人認子？何況經國並未不認，在經濟上全力支援，視兩子如拱璧，經常藉故由贛南溜來桂林探子，雖行動隱密，但流露的情感真摯，如此情況亞若豈會輕生？

再就王康文中所記，亞若熱愛生命。樂觀活潑，在桂林待產時，很注重打扮，經常衣著鮮艷，儀容整潔。當時抗戰正殷，物力維艱，一般婦女都布衣荆釵，草履布鞋，而亞若在醫院時而腳登高跟鞋，穿廊而過，不避人目。由此可見她胸懷坦蕩，浸潤在幸福的期待之中，以此情形，豈

會突然自殺？而人欲自殺，必會先悲觀沮喪，神情黯然，亞若從無此表徵，突然猝死，「自殺」之事，誰會相信。

另有一說指亞若遭謀殺，共有五種說法：

—遭中統局特務謀殺，以保護蔣經國。

—遭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密令殺害。

—遭日本特務暗殺以困擾蔣家。

—遭中共特工暗殺以分化蔣家。

—遭桂系軍事領袖派人謀害，向蔣委員長報怨。

僚屬愚忠佳人殞命

指章亞若遭中統局特務殺害者，為蔣經國在江西時代的機要秘書名作家漆高儒，他曾連續在傳記文學上撰文揭發此事，根據他的說法是中統特務黃中美護主心切，自行作主，以先斬後奏的方式作了此傷天害理之事。

據漆文指出，當蔣章戀情傳出後，黃中美有一天對蔣氏的另一位秘書徐季元及漆高儒說：

「章亞若在桂林太招搖了。本來該在桂林隱藏的，不可對外，如今參加很多社交活動，完全以蔣太太自居，這樣將妨礙蔣經國的前途，蔣委員長知道了，也是不得了了，我為蔣專員的政治前途著想，只有把她幹掉」。徐秘書則說：「不要，蔣經國和她總是夫妻一場，幹掉她，經國是很傷心難過的。」黃說：「經國的政治前途，重於一條女人的命。」徐又鄭重的說：「你要三思而行」。

黃斯釘截鐵的說：「我會負責……」

漆文中又指出「黃中美參加過蘇聯「格別烏」組織，由第三國際派到中國工作，不料火車經由西北利亞，一到國境哈爾濱即被政府逮捕，顯然是被奸細出賣。他坐過一陣子牢，出獄後參加中統，但從不公開發露身分。當時陳立夫、徐恩曾手下有不少蘇聯回來的留學生轉向為中統工作」。

「民國二十八年，蔣經國接任江西第四行政督察專員後，在公署之下建立「特務室」，由黃中美任主任，特務室下設情報組和行動組，室內有專職幹部十餘人；特務室仿照蘇聯「格別烏」形式，在專署所屬各機關及所屬各縣，都設有情報網。」

漆文又指「黃中美個性坦率，大膽，說話往往憑一時衝動，缺乏冷靜周密的思考」。

由漆文所述，判斷章亞若死於特務之手，似乎言之成理。而當時民間尚有草莽任俠遺風，為表愚忠，兩肋插刀在所不惜。因而黃中美自作主張除章。不無可能，尤其當時中統的勢力，幾乎無所不在，要對付一個弱女子，自然是牛刀小試。觀乎章亞若死得不明不白，離奇荒誕，遭特務暗算之說，令人不得不信。不過這也是大膽的假設。如今事隔多年，當事人皆已物故，無法找到第一手資料作為佐證。連故事中的「主角」黃中美，據漆文指出也已病死上海，無法出來作證，因而章亞若凶亡冤情，勢將永沉海底，成為千古奇冤。

漆高儒的推斷仍有許多可疑之處，首先是黃中美其人，蔣經國必不會饒他，雖未立即要他命

，也不會再用他，但漆文又指出民國三十四年，黃尚在東北追隨經國工作，而亞若死於卅一年，刻骨怨恨，豈容他長留身畔？睹人傷情，豈不倍增傷感？所以即使經國有苦難言，無法制裁黃某，也會藉故把他遣開，另換新人。以經國當時的氣勢，撤換黃某易如反掌，再以經國的個性，也不是「宰相肚內好撐船的人」，例如在台灣他與吳國楨不睦，始終都是針鋒相對，不假辭色。再如他不滿反對派人物高玉樹，一直都是冷眼相對，在行政院長任內，雖未立即撤掉高的交通部長職位，對他一直無好臉色，後來高調為政務委員，經國在主持宣誓時，所有宣誓官員均向他鞠躬致敬，他也起身答禮，唯獨輪到高玉樹時，經國突轉身背向不予理睬，高亦憤然自去（見程德受撰「我所知道的高玉樹二三事」，刊中外雜誌七十九年七月號）。

由此可見經國並非胸襟寬大，可容萬物，而當時他年輕氣盛，豈容得下殺他愛人的黃中美？所以「黃某殺章」之說，值得商榷。

不過，黃中美並未於大陸撤守時隨經國來台，依漆氏推斷，蔣、黃關係業已疏遠，不無道理。可是當時兵荒馬亂，經國又經常代表其父身入險地，圖挽狂瀾，未必有暇顧及親密部屬，何況那時身陷敵手的中統局幹部，不知凡幾，何獨黃中美一人。

再說，黃中美一時氣話，有否付諸實施，無法證實，即使執行，諒亦不必親自動手，指使手下嘍囉即可成事。然而茲事體大，事成後必不會就此了事，以特工人員的心狠手辣，也會殺人滅

口，奉令下手的嘍囉可能難以善終，這一連串的腥風血雨，雖會隨時間太久而消失，但事隔四十餘年，如有人蓄意挖掘，必會流露出蛛絲馬跡，而今卻毫無痕跡，可見謀殺之說，難以服人。

再分析另一層面，一段小小的婚外情，未必會毀掉蔣經國的政治前途。抗戰前後的我國社會，雖已號稱男女平等，但巨宦富室娶上三妻四妾者頗不乏人，其他軍事領袖不談，單以其父蔣委員長為例，青年時期即曾多次琵琶別彈，無損其戰功偉業與高品德。而抗戰期間，流亡後方的幹濟之士，別娶「抗戰夫人」者多如過江之鯽，豈能獨責一個小小的行政督察專員？何況人們是健忘的，即使此事對蔣經國前途蒙上陰影，也是一時的，時過境遷，照樣可青雲直上，所以妨礙其「政治前途」一說，似是而非，中統局特工倘因此濫殺，實為小題大做。

中統特務眼高於頂

章亞若死了是事實，她死後蔣、黃間的關係發展，應是亞若死因的最佳旁證，漆高儒在文中有這樣的推斷：

「我認為黃中美的除章，是先斬後奏，黃中美一定向經國先生報告真情，蔣一定不滿其行為，所以疏遠。」

「三十七（八）年上海撤退前，經國欲邀留俄同學到台灣，黃中美說：『你要我們陪你去送死嗎？』這句話說得太重，即使不去台灣，可以用很多藉故婉轉的話，黃中美抑鬱心中含有憤慨的語氣，我認為與殺章案有關」。

「抗戰勝利後，蔣任外交部東北特派員，黃中美仍在經國身邊，到了三十七（八）年上海撤退時，蔣曾邀黃中美來台未果，是則蔣黃關係雖不甚佳，但並未斷交。」

「再來說經國先生的心態。黃中美謀殺章亞若，蔣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怒的矛盾心理，因蔣章戀情是守秘密的，曾經改了名字，遷地為良，甚而連我這樣終日相處，出外隨行的人，既用照片騙我，又在桂林我們參觀時遮遮掩掩，做『此地無銀三百兩』的假動作。」

「至於除章，則是出於護主之念，為經國的前途著想，不能事前請示經國先生，萬一經國不准就不能採取行動，所以我推想他用了『先斬後奏』的手法。」

「後奏是希望邀功，小蔣便會更加愛護及照顧，這是黃中美自己的想法」。

「黃中美沒有得到邀功的獎勵，也就心灰意冷，啞口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。」

因而漆高儒肯定除章這件事，「百分九十九是黃中美幹的」。漆高儒曾追隨蔣經國甚久，替他掌管文書，蔣是他的長官也是朋友，漆氏所舉事故都是第一手資料，有其可信處，至少可列為野史，不完全是捕風捉影。

不過，三十七（八）年上海撤退時，蔣經國邀黃中美來台，黃以「陪死」的悻悻語氣答之，似乎不合邏輯，試想以黃某中統局方面大員的身分，留在大陸落入中共之手，豈會有好日子過？那時台灣雖危，但尚未陷落，基於求生避死之法則，黃某應無捨台灣而就大陸的想法。除非黃某

已與中共勾搭上手，否則斷無拒絕之理。至於兩人關係冷淡，頂多不再做官，當個平民百姓有何不可。不幸黃某選擇大陸，坐了三十餘年黑牢，出獄後老病而死。

蔣經國那時聞黃中美不願來台，也正中下懷，欲藉中共之刀殺人，以報擅殺愛人之仇。此話恐為臆測，蓋經國既邀其來台，必有心理準備，欲與其同甘共苦患難，黃某為其僚屬，長期追隨，豈會不明其心理？又經國待人雖很隨和，但仍有一主官威嚴，黃中美豈敢如此目中無人？黃中美如真為殺章兇手，蔣經國愛鳥及屋，恐難任由其逍遙自在？

還有黃中美留大陸，既對蔣經國心懷不滿，必會對中共與盤托出蔣章戀情，藉以融化經國，早年的蔣經國心直口快，說過許多話都不合其父理念，中共曾集印成冊，廣為發行，以打擊蔣氏父子，獨無章亞若一章，難道黃中美心存厚道，故意隱瞞嗎？

由此觀之，殺章之說仍是無頭公案，只能姑妄聽之。

謠誑紛傳不合情理

也有人说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下令謀殺，應為小說家言，虛構的故事。不錯，在舊小說或稗官野史中，類似的宮廷謀殺史不絕書，但蔣夫人會做此事嗎？答案是不會，理由如下：

蔣夫人受西方教育，思想開放，崇尚個人自由，對男女戀情視為平常人性，經國正值青春年少，情感稍有越軌，為極自然的現象，因而不

視為什麼大事。再說她雖貴為「國母」，但從無封建「皇后」的想法，自不會想到要去作「宮廷謀殺」，把此案栽到她的頭上，乃是「莫須有的罪名」。

同時她是個虔誠的基督徒，基於「神愛世人」的教義，豈會輕易殺人？尤其對付一個毫無政治企圖的弱女子，那能下得了手？

何況早期她與蔣經國的母子關係並非十分融洽，由於她「鵲巢鳩佔」，才使經國生母毛太太被人被棄，孤苦渡日，直到不幸逝世。經國愛母甚殷，對她懷有心結，於此情況下蔣夫人豈會多管閒事？難道她不怕經國撕破臉皮與師問罪嗎？而她於抗戰期間到處救助孤兒，扶養孤兒，豈會狠下心腸製造蔣家的孤兒？

另外「不看僧面看佛面」，她總還要顧及蔣委員長的感受。據周玉蔻專訪記載，雙胞胎降世消息，是由委員長親近的侍衛告訴蔣夫人的，當時蔣夫人聽了非常高興。有一天她與蔣委員長共進午餐，夫人說：「恭喜你，經國生了個雙胞胎兒子，你添了兩個寶貝孫子。」蔣委員長聽了驚奇的「哦」了一聲，接著蔣夫人即把蔣經國與章亞若的戀情向蔣委員長描述一番。後來蔣委員長到桂林，經國陪侍在側，蔣委員長面詢此事。經國據實報告，蔣委員長告以「好！好！好好的照顧他們母子，千萬不要張揚」。

由此可見蔣委員長深愛此兩子，試想他當時的孫兒女都是中俄混血。而今有兩個華夏純種，而蔣委員長又是個重傳統的人，豈會不高興嗎？蔣夫人愛鳥及屋，也必會全心愛護亞若，不會置

她於死地。

有人推測章亞若遭日本特工謀害，按照當時的情形可能性甚小，章亞若只是蔣委員長公子的「地下愛人」，在蔣家沒有地位，謀害她對蔣家無法造成震撼，也談不上打擊，何必吃力不討好？再說當時的桂林是抗戰的後方，敵軍特務如滲透進來，有很多大事可做，捨大事而去對付一個女子，豈非本末倒置。

民國三十年後，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，泥足深陷，已無力在中國發動大規模的攻勢，尤其在長沙三次大戰，已使侵華日軍精華傷亡殆盡，雖仍有攻勢但已是彈弓之末。據抗戰史料記載，民國卅年以後，日軍為應付太平洋戰爭消耗，有意停止中日戰爭，多次透過秘密管道，欲與國民政府談和，在渴望妥協氣氛下，日本特務豈敢冒不韙，節外生枝。

不過在抗戰方酣，局勢動盪之際，中共會否混水摸魚，暗對亞若下毒手？衡諸中共行事，不無可能，中共為求發展一向不擇手段，而蔣經國在留俄期間，與留俄中共黨人頗有接觸，返國後，因中共已投入抗戰陣營，大家目標一致，所以攜手共事者頗不乏人。然而既是朋友，禍福與共，中共應不會對其朋友的愛人下手，除非別有目的。按當時的情形，中共似乎沒有殺章亞若的理由。因為她不懂政治，無礙中共，在蔣家也沒有地位，儘管中共特務也是心狠手辣，做過不少滅門血案，但對亞若似乎無此必要。

也有人揣測是桂系軍人毒害她，桂系與蔣中正確有心結，而桂林是桂系的大本營，但若說他

們容不下與經國相愛的亞若，未免以「小人之心地君子之腹」。

桂系與蔣委員長的磨擦，實由於桂系的反反覆覆，一會擁護中央，一會制肘中央。但民國三十一年抗戰正酣，桂系早已盡棄前嫌，共赴國難，才有許多中央單位遷至桂林，以避寇鋒。

而桂系軍人將領李宗仁、白崇禧等人亦誠擁戴蔣委員長，效命疆場，當時李宗仁坐鎮徐州，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，屢殲敵寇，建有大功。白崇禧任軍委會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隨侍蔣委員長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，如此水乳交融，合作無間，桂系豈會下令特務去對付一個弱女子蔣經國的情婦章亞若。

由以上所述，可知「謀殺」之說疑雲重重，牽強附會的成分居多。而時隔久遠，當事者守口如瓶，資料闕如，佐證稀少，要想找出真相，真如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，戛戛乎難哉！

可能感染時疫亡身

然而亞若如非死於謀殺，還有另一可能，就是感染時疫，以亞若突然生病，轉瞬病重，遺書來不及寫，甚而連遺言都未留下，唯有感染時疫，才會如此。否則作為一個年輕的母親，必難放心新生的幼弱骨肉。

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指出，民國三十一年他在桂林，當時夏秋之交，霍亂流行，而戰時醫藥缺乏，防治無策，有不少人染病死亡。亞若當時生活條件較好，但她時常外出，仍有傳染的可能，所以他推斷亞若可能是感染霍亂，醫治

不及送掉性命。只因身世敏感，引起種種揣測，始料未及。亞若的生與死，是個人悲劇，是動亂大時代的小插曲，因涉及一個大人物，一個萬眾矚目的政治家庭，故而格外引人興趣，而於塵封

近五十年後，再度掀起討論的熱潮。不過在熱潮過後，仍將湮沒在歷史洪流之中。
亞若在桂林郊外之墓，原本荒煙蔓草，而今已由雙生子修葺一新，面對秀麗的湖山，風景雅緻。而她的雙生子孝嚴、孝慈卓然有成，頭角嶄

嶄，名教授現任東吳大學校長的章孝慈已一再親赴大陸，在慈母墓前祭拜，亞若泉下有知，堪以告慰了。

中外文庫 彩虹夢

吳崇蘭 著

定價新台幣壹佰伍拾元

之三十七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，要目：我是一隻醜小鴨。心高命薄夢成幻。愛情井。老母豬與貂蟬。老朋友、情書、我和他。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定價臺幣一百五十元優待「時代文摘」及「中外雜誌」訂戶祇收一百二十元。

最低廉的售價。最熱門的好書

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、二、三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叁百陸拾元

名作家褚問鵬女士，浙江嘉興人，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，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，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，廣東省政府參議，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，懷舊憶往，文字生動詳實，女性讀者，往往抱書而哭，感人之深，可以想見，要目有：童年的回憶。蠟炬成灰淚始乾。山西歷險記。從晉北到故都。重到申江更斷腸。撫孤自苦甘零落。空花到眼總無緣。道是無情卻有情。「一二八」烽烟驚客夢。戎馬馳驅十五年。噩耗傳來摧肺肝。西安事變拾零。戰時的訓練工作。湖北的戰時省會。千里奔波探兒病。居然生入玉門關。綠茶紅梅相映生輝。幾時歸夢到江南。南湖烟雨憶當年。解甲歸田成一夢。母子榮榮細談別後。廉頗未老氣壯山河。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。全書分裝叁冊合售叁百陸拾元，歡迎購閱。

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